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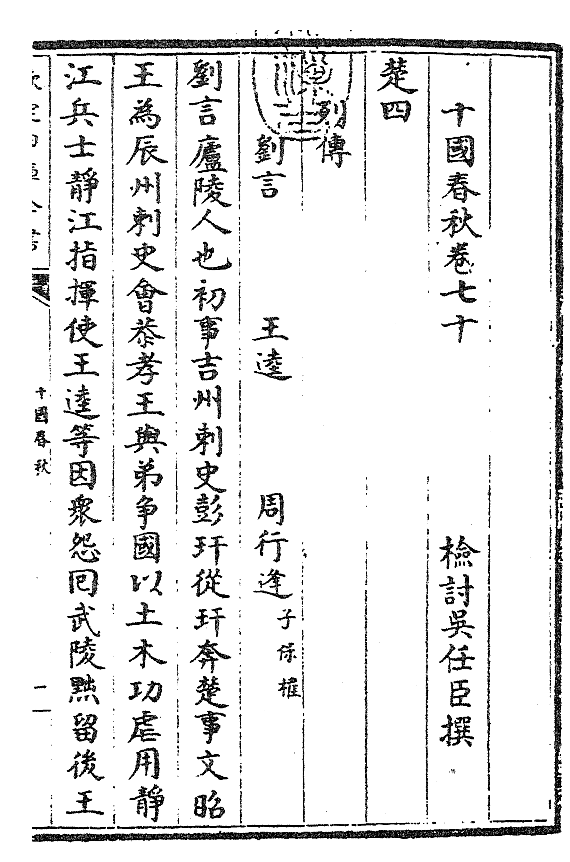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十三 七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七十

檢討吳任臣撰

楚四

列傳

劉言　王逵　周行逢 子保權

劉言廬陵人也初事吉州刺史彭玕從玕奔楚事文昭王為辰州刺史會恭孝王與弟爭國以土木功虐用靜江兵士靜江指揮使王逵等因衆怨回武陵黜留後王

子光贊已又逐節度使王孫光憲以言驍勇得蠻人心欲迎立為帥（一云迎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推言權武平留後俄而潭州將徐威作亂南唐中主命邊鎬經畧朗州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名言言不行遣逵與行軍司馬何敬真等攻鎬大敗之言遂盡取湖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奉表周朝以邀封爵凡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又言長沙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時周廣順二年也太祖皆許之乃升武平

軍在武安軍上除言節度使同平章事因以武安授逵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肯為折節二人始稍稍不相能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敬真朱全琇爾名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南漢常擾梧桂宜蒙等州逵因紿言名敬真等會兵攻敵言信之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往會潭州兵至則陷逵計中見殺逵乃舉兵襲朗州幽言別館尋殺之歐陽五代史楚世家云王進逵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不云幽言今從通鑑言鎮湖南凡三年先是朗人謂言為劉

鼓牙一作鼓樂馬氏將亂湘中童謡曰馬去不用鞭鼓牙過今年及邉鎬俘馬氏鎬為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王逵周世宗實録及歐陽五代史皆作王進逵今從通鑑武陵人少為靜江軍卒事恭孝王為靜江指揮使恭孝王之攻長沙也以逵為先鋒及城陥命逵與副使周行逢帥所歩兵千人營緝長沙府舍執役勞甚兵皆愁怨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以湖南何罪而囚役為也且大王終日酣歌寧知我輩作苦乎逵與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

深矣不蚤為計禍且及詰旦昧爽因擁衆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朗州恭孝王方醉不能省次日始遣將唐師翥追之及于武陵師翥大敗而還逵遂黜留後王子光贊而奉王孫光惠為節度使已又廢光惠送于唐推辰州刺史劉言為帥而自為其副及邊鎬經畧朗州且徵劉言朝逵白言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于人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與周行逢牙將何敬真張倣潘公益朱全琇宇文

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署指揮使部分發兵攻鎬于長沙鎬敗走言奉表臣周周以言為武平節度使亦以逵為武安節度使未幾逵恃推立功謂言非我不至此勢不為之下由是漸有隙而陰欲相圖矣先是逵克潭州以何敬真朱全琇為靜江武安副使二人者言驍將也至是敬真與逵不恊謀同全琇作亂周行逢謂逵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琇又耻為公屈盍早為之所逵曰微君言逵敢忘乎乃陽言南漢見侵

檄二將帥兵禦之言性椎不知其誑已即遣敬眞全琇往及至長沙逵謬爲恭敬出郊迎宴飲連日多貽美伎以餌之敬眞等因淹留不進逵乗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以不亟禦寇專務荒宴命械歸西府全琇隨亡去亦遣兵追獲皆斬首以狥廣順三年六月逵于是率大兵攻武陵殺其指揮使鄭玫因劉言于别室八月上表于周誣言謀以朗州降唐衆共廢之且請移使府復治潭州甲戌周太祖遣通事舍人翟光鄴來湖南宣撫

即授逵武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無何言被殺顯德元年四月逵又請使府仍徙朗州三年周世宗征淮南拜逵南面行營都統命攻唐鄂州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復拘禮節車服制度擬于王者時過岳州界團練使潘叔嗣逵故時同列也待逵甚謹逵左右多就叔嗣求賂叔嗣怯不與左右遂譖其短逵信而面詈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逵戰勝而還吾屬無噍類矣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執唐將陳澤等一月叔嗣以兵襲朗州逵聞之

遽輕舟歸與叔嗣戰敗死三楚新錄曰逵領兵侵南越留周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逵至桂陽果為越兵所敗僅以身免竟死于路湖湘故事曰王逵奉詔伐吳有賓蜂無數入進逵傘蓋周行逢內喜潜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覩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取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周世宗實錄云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進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逵自岳州領兵從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通鑑考異云逵命行營副史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逵以兵叛告逵逵大懼

來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丁璹馬氏行事記曰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諸說多不足据今從歐陽史及十國紀年逵鎮湖南亦三年與言同初南唐有術士言南楚氣色甚佳將有王氏起焉時除永州刺史王溫中主疑即其人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齎于巾中寘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

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常犯法配發靜江軍卒以驍勇累遷裨校王逵攻邊鎬行逢別破

益陽殺唐兵二千餘人執其將李建期當是時隷朗州劉言戲下者指揮使十人咸以知兵名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而行逢與王逵則又情欵甚昵馬及逵為武安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逵行軍司馬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逵據朗州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既殺逵或勸其入朗州叔嗣曰吾殺逵救死而已朗地非吾利也乃還岳州

遣其客將李簡率朗人迎行逢為帥行逢入城自稱武平留後告于周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名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名使至府受命至則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殺之三年二月行逢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奉表告周七月世宗授行逢武平

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宋初加兼中書令建隆三年十月卒追封汝南郡王行逢故農家子起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公而無私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與之農具而遣之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每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尚足效乎行逢以坐事故面有文或請用藥滅之恐為朝廷使者嗤行逢

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耻焉又性勇敢果於殺戮將士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名宴諸將酒半呼壯士曳下斬之一軍皆畏服民過無大小俱死妻鄜國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濫殺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户以公貴頗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行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一日行逢

往就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柰何忘壠畝間邪行逢命羣妾強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倉卒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為之少損嚴氏秦人父廣遠仕馬氏為評事因以女適行逢通鑑作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今從九國志行逢死而保權立案通鑑綱目顯德元年湖南大飢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附記于此

保權行逢子也初為武平軍節度副使行逢卒保權年

十一頃英奐有膽氣宋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先是行逢病革時名將吏以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亂宜以楊師璠討之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虎口至是建隆三年十二月文表果作亂保權命師璠率衆討文表別遣使乞師于宋會江陵高繼冲亦先以其事聞明年春宋太祖遣中使

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南面都部署宣徽院使李處耘為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氊毯使張繼勲染院副使康延澤内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南征又發安復十州兵會襄陽師及江陵趙璲方至潭州而文表已大敗于平津亭為師璠所執臠而食之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取相與拒

守延釗乃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比至城下從富
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内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
奉詔退軍以須久之延釗奏聞宋太祖遣中使來諭曰
本發大軍以拯爾難妖孽既殄是我有大造于爾反拒
王師何也爾無自取塗炭重擾生民急命延釗進師保
權出軍于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靡復還朗州焚廬
舍廩庫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宋師因長驅克
朗州城擭從富于西山下梟首南市先是李處耘擇所

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縱其少健者縱歸武陵武陵聞被擒者宋師相率犢食俱大恐而潰保權為大將汪端所刼携家屬亡匿江南岸宋將田守奇獲以歸時四年三月壬寅也于是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猶擁衆冦畧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南悉平周氏鎮湖南凡二十八年是役也宋得州十五歐陽史作十州宋太祖紀作州十四今從宋地理志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保權至宋上章待罪太祖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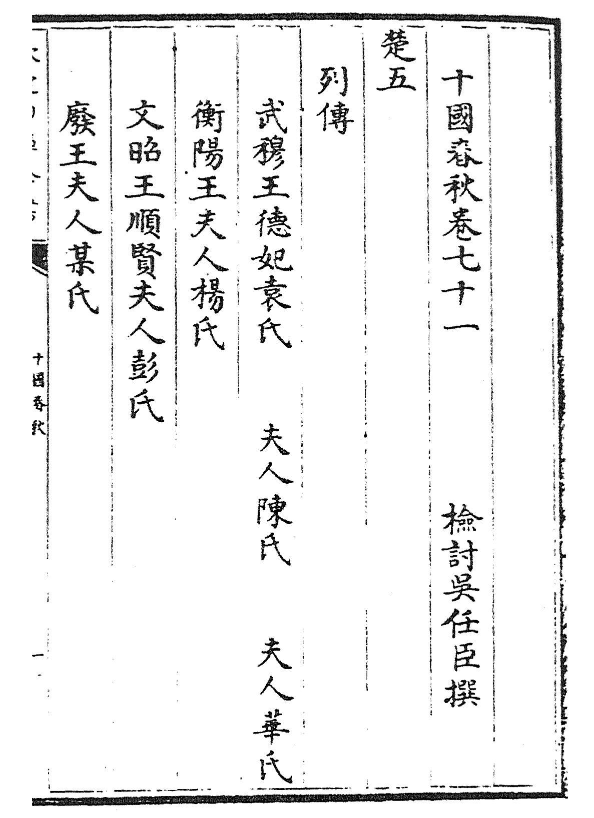
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為第令居焉仍命朗州增築汝南王行逢之墓乾德五年保權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熈二年卒年三十四初行逢以淫祀為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拆毁之及保權立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僧者凡四所耗國用不貲又度僧建寺無虚日復名羣僧于府中講唱自為執爐焚香以聽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搶地伏拜之君子知其不

克永世焉又行逢將死時湖南婦女悉著不縫裙名曰散幅或謂福既破散其能久乎已而身歿地亡遂成符讖

論曰恭孝王之歸唐也湖南半壁已為唐有而將帥失人乘于撫馭長沙釁起武陵揮戈遂使十餘年間區區數州更易三姓倏得倏失興廢靡常戡亂保國端在人謀寧不信哉

十國春秋卷七十

十國春秋 卷七十



十國春秋卷七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楚五

列傳

武穆王德妃袁氏　夫人陳氏　夫人華氏

衡陽王夫人楊氏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

廢王夫人某氏

恭孝王夫人苑氏

武穆王德妃袁氏衡陽王其所生也有殊色見寵于武穆王累封德妃文昭王心怨衡陽王先立襲位日頗督責于衡陽王母弟希旺且不為德妃禮德妃憂憤無所出久之先希旺薨

夫人陳氏文昭王母也偕袁德妃華夫人事武穆王被寵用事文昭王誕蓐時正與衡陽王同日及衡陽王先立無遜辭夫人內懷觖望由是與德妃有隙

夫人華氏希杲母也希杲鎮桂州有善政文昭王疑忌之夫人内懼顧削封邑贖子罪王謬為慰藉而心實不善也未幾夫人卒希杲竟不良死

衡陽王夫人楊氏長沙人武穆王時父諡為節度行軍司馬夫人蓋其中女也按薛氏舊五代史楊諡仲女為衡陽王夫人衡陽王嗣位諡子昭惲用夫人故擢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俱為牙内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多惡之及長沙兵亂指揮使陸孟俊怒曰楊

氏怙寵滅義為國患久矣於是族滅其家夫人竟不知所終孟俊滅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時楊氏有女美獻于王弟希崇及周將韓令坤入楊州希崇以楊氏女遺令坤令坤娶之後孟俊仕于唐為令坤所擒將械送于周主楊氏女在簾下忽搥胸慟哭曰孟俊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父玗官唐吉州刺史梁開平末為吳所敗帥衆奔武穆王武穆王憐其忠表領郴州且為文昭王娶其女文昭王繼立彭氏累封秦國順賢夫人天福二年薨夫人貌寢陋而治家有法文昭王頗嚴

憚之及歿後王始縱情聲色為長夜之飲國事遂至中衰先是夫人闕上香報恩禪院報恩僧問曰夫人何家婦女夫人以其辭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慚服曰是妾無見性之過也其通達多此類

廢王夫人某氏恭孝王聞長沙廢王卒夫人與王子匿于慈堂已而廢王遇害夫人亦被杖死市中國人傷之

恭孝王夫人苑氏桃源人相傳齊大夫苑何忌之後夫人素有賢行廢王時恭孝王調朗州丁壯為鄉兵且造戰艦將攻潭州夫人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所笑恭孝王不聽已而王贇等大破朗兵于僕射洲恭孝王輕舟遁歸夫人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武穆王弟賨　存

賨武穆王弟也性沉勇知書史初從秦宗權于淮西為盜已又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敗賨為吳兵所執吳

武忠王收儒餘兵號黑雲都署賨指揮使賨從吴武忠王數有功未常自矜新唐書云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武忠王心愛之從容問賨誰家子賨曰馬殷弟也武忠王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日又問之賨泣謝曰臣孫儒敗卒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静足矣不願去也武忠王嘆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厚禮遣賨歸武

穆王殊出望外大喜表賓武安節度副使居久之武穆王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强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則緩急可援小亦通利商旅武穆王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且及吾汝休矣當置此論勿道開平末武穆王開天策府以賓為左相俄為朗州留後尋拜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成初武穆王建楚國改賓静江軍節度觀察使唐明宗制曰爾賓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時

人以為多溢語云北夢瑣言以賓為爾未詳是非

存亦武穆王弟從武穆王征討積功至永州刺史開平中會靜江節度使李瓊卒武穆王以存知桂州事已而王開天策府命存為右相未幾領永順軍節度使送王女于廣南後數年攻吳上高俘獲有功無何卒

武穆王子

希振子光惠　希旺　希杲

希贍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躭吟咏常延詩僧虛中于齋閣酬答不厭頗築別墅憩息以為樂虛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蓋紀其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振遂棄官為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絶世之罔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子于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之變實在庚戌也

希振子光惠

光惠廣順初爲王逵等所推權武平節度使而逵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恭孝王具以狀言於唐唐中主遣使以厚賞招諭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未敢詰也然光惠性愚懦嗜酒廢事不能服衆心未幾仍爲所廢送金陵

希旺衡陽王同母弟也官至親從都指揮使文昭王怒衡陽王先立及嗣位頗督責希旺不爲禮希旺母袁德

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文昭王不許罷其軍職令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會德妃薨希旺亦憂憤而卒希杲武穆王第闕子也文昭王時累官静江節度使同平章事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數譖其短於王且言希杲收衆心不圖將有尾大之患王心動會南漢侵蒙桂二州文昭王自將兵詣桂州希杲不自安屬母華夫人逆王子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辱殿下親涉險阻皆妾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

杲罪王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頃之漢兵引去從希杲知朗州仍領靜江節鎮如故久之加侍中後十年希杲復得朗人心文昭王數數令人伺動靜希杲愈益懼稱疾求歸不許俄遣醫視疾因酖殺焉朗人莫不悲之

希瞻武穆王庶子也天成三年監袁詮軍敗荊南兵于劉郎洑有功未幾授靜江軍節度使會恭孝王與嗣王希廣爭國二王皆希瞻兄也遣使切諫繼以痛哭二王

不從希瞻知馬旗必覆不勝其憂疽發于背卒

希能武穆王子也國亡歸唐居揚州及周陷揚州下詔安撫已而揚州復入于唐希能等遂歸周授左屯衛大將軍

希貫武穆王第闕子國亡入唐同希能等居揚州後歸周授千牛衛大將軍

希隱武穆王第闕子也通鑑云少子今從五代史之序文昭王立署希隱靜江軍節度副使是時恭孝王與嗣王希廣交兵南

漢中宗乘其衰也密遣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屯南境以伺進取嗣王亦命指揮使彭彥暉屯龍峒備之會恭孝王自衡山遣使擢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心惡之潛遣使檄蒙州刺史許可瓊來桂州懷恩遂進據蒙州侵桂管西南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中宗乃遺希隱書曰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

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
為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
俱進但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
佐議降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未幾懷恩奄至城下希
隱率將士斬關奔全州嶺北之地遂盡為南漢所有希
隱後入唐已又歸周授節度行軍司馬

希濬武穆王第闕子也國亡入唐隨兄希崇居揚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下揚州優詔安撫未幾揚州復為唐

地希崇率兄弟等歸周授希濬節度行軍司馬終于其

職

希知武穆王第_闕子同兄弟十七人歸周官節度行

軍司馬久之卒

希朗武穆王少子也國亡降唐已而又入于周周世宗

授希朗行軍司馬武穆王子凡三十餘人今見史籍者

衡陽四王而外希振希旺希杲希瞻希崇希能希貫希

隱希濬希知希朗不過十餘人而已

文昭王諸子　廢王諸子　恭孝王子光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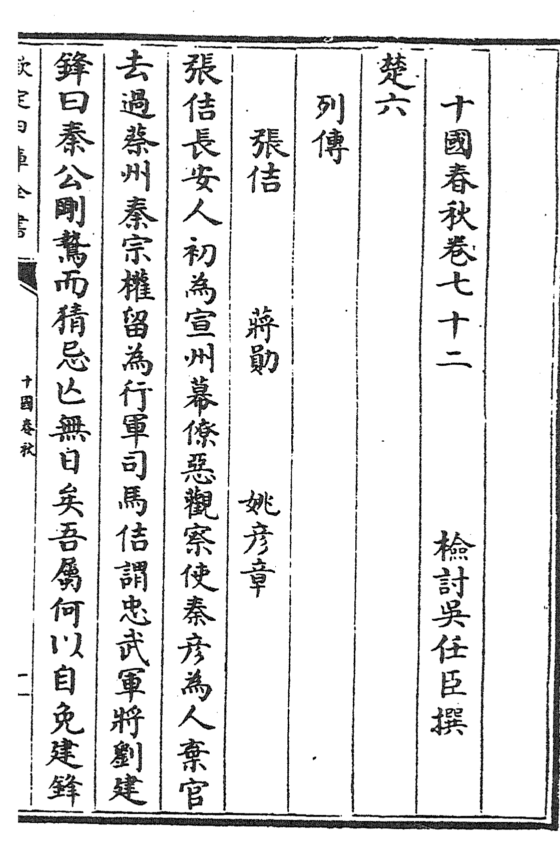
文昭王子失其名數恭孝王陷長沙時馬軍指揮使李彥温與戰棹都指揮使劉彥瑫同奉王子趣袁州奔唐終于金陵

廢王子亦失其名數朗兵陷長沙時王子匿于慈堂不得出後不知其所在李彥温劉彥瑫又别奉王衆子奔唐終于金陵

光贊恭孝王子也恭孝王趣長沙留光贊守朗州已而

長沙既陷署光贊武平軍留後命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師兵戍焉及王逵之亂推光贊從兄光惠知州事光贊遂被黜

十國春秋卷七十一



十國春秋卷七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楚六

列傳

張佶　蔣勛　姚彥章

張佶長安人初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為人棄官去過蔡州秦宗權留為行軍司馬佶謂忠武軍將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

方自危遂深相結納佶後在孫儒軍為指揮使儒敗衆推建鋒為節度使及陳贍殺建鋒羣推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輙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迎武穆王于邵州武穆王至佶乘肩輿入府武穆王拜謁庭中如平時佶隨名武穆王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已代武穆王將兵攻邵州居數年武穆王奏升朗州為永順軍表佶節度使終於其官

蔣勛者本唐郃州指揮使乾寧時武穆王與劉建鋒引兵至澧陵勛同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回龍關武穆王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武穆王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軫翼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武穆王因徑度回龍焉已而勛求郃州刺史不得據州以亂武穆王遂攻破定

勝寨師師城下討之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畧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為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武穆王于邵州武穆王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哉時不可失願公無疑武穆王乃意決徑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且薦李瓊可大用武穆王悉從其言果剋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

州刺史尋署靜江行軍司馬乾化初遷寧遠節度副使
權知容州會劉巖兵寇容州彦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
庫奔長沙已又攻吳鄂州無功居數年辰溆蠻作亂彦
章指授方畧悉削平之天成中武穆王建楚國文武進
官有差彦章以功拜左丞相
論曰佶甘心北面折節英雄推賢讓能司馬其有之矣
彦章具述天人指畫進退贊襄之力居多勛雖不終而
開闢撫備實啟霸圖要之皆武穆功臣也

許德勲　李瓊　秦彦暉　王環

高郁

許德勲闕人事武穆王為大將唐昭宗時淮南約武穆王共絶朱全忠德勲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奉王室未可輕絶也時謂德勲知大體天復三年領兵畧地荆南還過岳州諭剌史鄧進忠禍福進忠以城來附舉族遷長沙武穆王改進忠衡州即以德勲為岳州剌史天佑一年淮南取岳州德勲奔還開平

初長沙兵會荆南伐雷彥恭時淮南將泠業李饒統兵救朗州武穆王命德勲拒之德勲先使善泅者五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巨斧浮江而下中夜犯業營猝舉火譁聲若雷淮人殊不測一軍盡驚擾德勲乃麾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饒隨掠上高唐年數十壁斬業饒長沙市中久之拜右丞相吳使苗璘王彥章統水軍來寇岳州武穆王命德勲將兵禦于君山德勲謂左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驟

至必鳥獸散師無益也乃匿水軍于角子湖使王環夜
伏戰艦二千艘屯楊林浦以絶吴歸路遲明吴人進軍
荆江口將會荆南兵來攻岳州師出道人磯德勲命戰
棹虞候詹信帥輕舟三百潛邀吴軍後而已以大軍壓
其前先後夾擊鏖戰一晝夜吴師大敗斬獲無筭鹵獲
與彦章以歸已而吴人求和武穆王許遣二人還廣陵
即令德勲餞之德勲語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故在
也願吴朝勿以為念它日俟衆駒爭皁棧後可圖耳時

武穆諸子驕奢故德勳及之未幾加侍中卒子可瓊有傳

李瓊三楚新録作李勲誤故孫儒軍將儒死從武穆王入湖南隷帳下為親從都副指揮使驍勇饒膽畧冠絶一時及武穆王詰潭州知軍府事留瓊代攻郤州光化元年姚彦章薦瓊可為大將署為嶺北七州遊奕使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有功已圍永州唐世旻走死明年又攻郴州殺其守將陳彦謙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不一歲連郤

郴衡道永六州悉平皆瓊力也未幾桂管劉士政懼師入其境命親校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武穆王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閉關不內武穆王怒令瓊與秦彦暉將兵七千攻之會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甚願為前鋒鄉導密言西南有小徑距秦城裁五十里可通單騎瓊統歩騎兵三百銜枚夜襲秦城踰垣而入遂擒建武還比明係以匹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皆震恐瓊困勒兵

進擊鹵可璠及其將士三千人悉阬之遂引兵趣桂州自秦州南二十餘壁望風奔潰遂廹士政降盡取其所屬桂宜巖柳象五州之地亦瓊力也武穆王嘉其功即遷瓊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軍節度使已加同平章事天祐二年卒瓊善飲食每一飯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軍中謂之李老虎先是桂州兒童每聚戲輙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瓊拔桂管識者以為應

秦彥暉秦宗權之族弟也初與武穆王等從孫儒掠地

淮南已而事王爲親校當李瓊破桂州時彦暉同爲大將統諸軍實在行所斬捕功己多改在城都指揮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帥師攘邉武穆王命彦暉率水軍東下彦暉與存戰于越堤淮南師敗績存等屢不勝遺書武穆王求和王欲許之彦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邪彦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麾兵大進卤存等遂拔岳州未幾會荆南兵攻朗州時朗帥

雷彥恭引沅江環州城以自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彥暉鳴金鼓大譟壞門而入彥恭奔廣陵遂執其弟彥雄等以還于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盡統溪洞諸蠻來附不數年湖南畧平彥暉功為最馬後累官闕卒

王環為人勇悍善兵法從武穆王數征討有功乾化中授岳州都指揮使時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環乘風趨黃州以繩登城徑奔州署執吳刺史

馬鄰大掠而囘德勲曰鄂州將邀我柰何環曰我軍入黄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方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揚帆大進鄂人殊出不意果恇擾不敢逼天成三年改六軍副使與荆南戰于劉郎洑荆南大敗請和武穆王讓環不即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以為吾扞蔽安可徒快一時心而自失唇齒之形乎王以為識時勢大悦之環前後凡六破吳兵再破荆南兵聲振一時環每戰身先士卒與

衆同甘苦常置鉞槊在左右戰罷索傷者于帳前親為敷治士卒隸戲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克捷不數年卒子贇有傳

高郁揚州人明敏多筭乾寧初武穆王為湖南留後以郁為謀主署都軍判官心相得也王初畏淮南荆南廣南之强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公之仇讐雖以萬金賂之不能得其懽心莫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

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於是王始修貢京師四境寧輯開平時郁復勸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偏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凡萬萬計郁又私計湖南為商旅輻湊之地地多鉛鐵諷王鑄鉛鐵錢與銅錢間行商旅出境無所用鉛鐵錢悉易它貨而去百貨流通國日益以富復命民輸稅者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桑事至是機杼遂絜于吳越武穆王地大力完得邀封爵以與諸鎮抗者

郁謀居多而內外疾郁功者亦人人得甘心之矣先是唐莊宗入洛武穆王遣子文昭王入貢莊宗愛其警敏佯言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南平王季昌亦屢造流言以間郁不可得乃寓書衡陽王希聲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盖衡陽王時爲節度副使居中用事也復令謀者語之曰高公聞楚用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衡陽王素愚輙以爲然而文昭王又以莊宗言爲疑頗懷去郁意天成中會國戚楊昭

遂謀代郁有日矣數數譏郁之短衡陽王因乘間見武穆王請誅郁且言郁奢僭不法外結鄰藩不除將有尾大患王曰成吾大業者郁也汝休矣勿為此言衡陽王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馬㘅子漸大行能咋人衡陽王聞之益怒四年七月矯令殺郁于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武穆王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王怪之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多

致茲異豈馬步獄有冤死乎已而吏以狀白王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勛舊横罹冤酷顧近侍曰吾亦不久于此矣郁有才而性貪頗尚奢侈常以所食井不潔用銀葉護其四方命曰拓裏故忌者得乘其機害之又辰州民向氏者因爇火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如白玉向氏寶而藏之郁以價强取之有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戾未幾被誅郁後于陰晦之日多見形為祟

論曰楚介在蠻方北臨吴會南偪嶺表中間江陵征討捍禦故非諸臣莫爲功許李秦王皆桓桓虎臣允矣干城之選也郁𪟝勳惟慳富國裕財雖古之計然何加焉橫遭屠僇自弃忠良烏盡弓藏痛深行路哀哉

李唐　楊定眞　袁詮　呂師周

范玫　李鐸　何致雍

李唐素隷武穆王戲下爲牙將秦彦暉等平嶺北唐與張圖英實副之未幾破永州即遷唐永州刺史明年進

攻道州是時蔡結據道州伏蠻兵于菁隘以待唐兵唐先為所敗因撫膺思曰蠻所恃者獨山林險阻處耳若平地烏能勝我由是順風縱火光燎于天四望無際不可嚮邇道州蠻皆烏獸散唐遂陷道州斬結首覊業之興稱名將者唐為許德勳李瓊之亞

楊定真事武穆王為靜江軍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入寇兵容甚盛王頗有懼色定真賀曰我軍勝矣王問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

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心是以知其必勝後果獲存殺之王服其有先見俄遷水軍都指揮使乾化時吳將陳璋冦岳州執刺史苑玫王命定真統師往救璋卒無功而遁後不知所終

袁詮武穆王時為六軍使與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劉郎洑有功及衡陽王𫖯詮與潘約等迎文昭王于朗州以正嗣位倉卒之時軍府鎮定詮與有力焉後累官闕

久之卒

呂師周揚州人也豪健義俠祖通緯候兵書父珂事吳武忠王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路振九國志云師周代父為黑雲都指揮使歐陽史作耒州刺史非弘農王時師周將兵屯上高自言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恣為杯酌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弘農王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偵動靜師周益懼謂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長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

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來奔章綴其拏隨之武穆王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盡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表授師周昭州刺史後二年辰州蠻宋鄴溆州蠻潘金盛寇湘鄉寇武岡武穆王檄師周將衡山兵拒之師周拳藤緣崖引兵入飛山洞襲金盛營擒送武岡隨移兵擊鄴鄴與蠻昌師益師衆來降蠻洞悉平師周後以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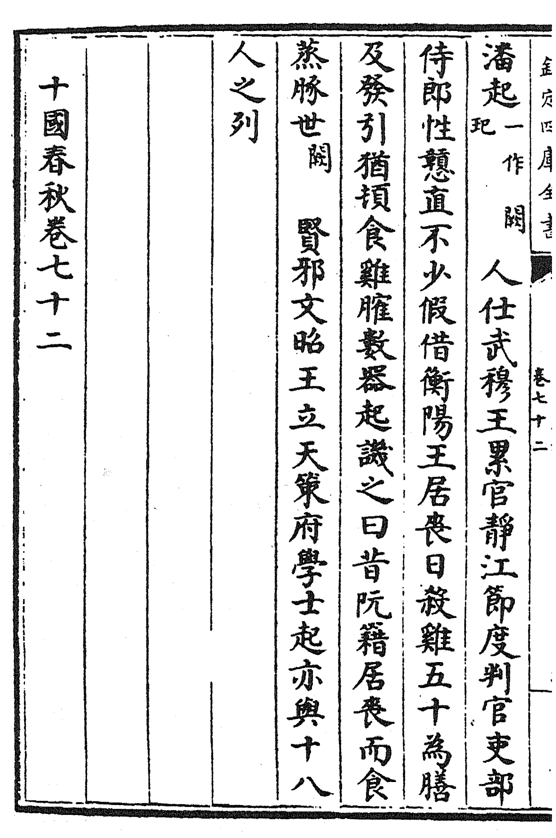
苑攻蔡州人武穆王時積功至指揮使撫州危全諷攻
洪州乞師于武穆王王命攻會袁州刺史彭彦章出師
援之未幾為淮南將米志誠所破已而遷岳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陳璋來襲岳州遂執攻以去攻敢勇多膽
氣竟以數奇至于敗
李鐸事武穆王為從事起家都統判官及開國承制置
官屬改鐸為司徒衡陽王用藩鎮之儀仍為判官文昭
王立天策府學士鐸亦與其選

何致雍賈人子也幼而英異好學常隨從父泊舟皖口
從父夢有人若官吏狀乘馬冠蓋數往來岸側點録舟
中人物之籍俄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遽驚之
對曰諾不敢已而從父竊訪舟中人無一何姓者翌日
風濤大作旁舟多覆没惟致雍舟如故從父謂致雍曰
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未幾致
雍受知武穆王起家節度判官及王開國除致雍户部
侍郎翰林學士文昭王爲武安節度使復改致雍判官

累職檢校僕射卒于官竟如皖口神之言致雍善文章所著天策寺碑銘楚人常稱道之令傳者有曰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陽全師而取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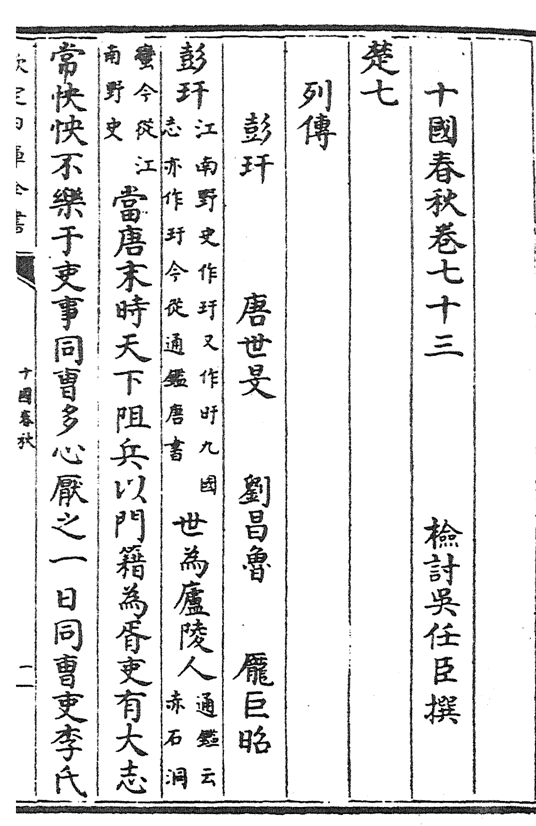
黄損　潘起

黄損不知其何郡縣人武穆王時官兵部侍郎王既即世遺令諸子昆弟相繼諸將議發兵守邊徼然後舉喪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因勸衡陽王宜遣使朝廷及諸鎮告哀稱嗣正其始終人皆多損識大體云



潘起一作玘闕人仕武穆王累官靜江節度判官吏部侍郎性戇直不少假借衡陽王居喪日殺雞五十為膳及發引猶頓食雞臛數器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闕賢邪文昭王立天策府學士起亦與十八人之列

十國春秋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十國春秋卷七十三

檢討吴任臣撰

楚七

列傳

彭玕　唐世旻　劉昌魯　龎巨昭

彭玕江南野史作玗又作旴九國志亦作玗今從通鑑唐書世為廬陵人通鑑云赤石洞蠻今從江南野史當唐末時天下阻兵以門籍為胥吏有大志常怏怏不樂于吏事同曹多心厭之一日同曹吏李氏

者私集儕屬燕飲而玗不之名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畢會而李不具饌玗知其忌已也陽遺席帽去行數里復來取帽見同曹吏飲啗自如遂含笑走嘆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食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啜乎玗婦聞之曰請以箱奩資易酒饌以致報何如玗從之于是治供具盡召李氏坐中主客酒酣謂衆客曰玗不才不能從事諸君請自此決退耕壠畝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益破家鬻產冶鐵為兵穿牛練楮為甲胄與兄弟

倡率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頼者五百餘人玗乃立偏裨設號令雄于一鄉會羣盜數千掠撫州時鎮南節度使鍾傳統江西八郡不能制而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連玗并力攻之斬其賊帥衆盜遂奔潰傳聞之表全諷撫州刺史玗吉州刺史玗歸本州益廣城池務農訓兵尤禁博錢玗常切齒李氏至是陰令人博于其家盡誅其妻子數十人有裨將袁大蟲等私語曰使君令位重皆吾輩力也而諸將竟無分禄之地

柰何玕聞之因大雪伏甲幕下夜會諸將飲酒醉盡殺之其急眦睚類如此及傳死洪州已入于淮南玕獨强項不為屈通好武穆王以乞援師復與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光稠等深相結納圖進取江州未幾與淮南將周本逆戰象牙潭為本所敗玕退走命兄弟輩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役鬼神每淮兵掠寨守真噀水調角風雨雷電忽然而起淮人頗畏之一夕守真死玕連戰不利弃

寨而還已又舍州退保朱川盡徙百姓户口千餘家奔郴衡武穆王表玕郴州刺史且為文昭王娶其女一云又攺全州兄弟皆涖縣邑迨十年而玕卒玕通左氏春秋甞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易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往依之玕殁後蠻人龍實光者裂裳為旗呼内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户執大斧長刀以走追者不敢逼初玕來湖南時吳人掘其先世之冢惟見大蛇長二

文許目未開遂殺之最後馬氏遷金陵江南餘民多隨之入唐惟玕子孫恥而不返人多稱其賢焉

唐世旻字昌圖零陵人素驍勇狀貌英偉眼環齒露黃巢起世旻團結鄉兵自捍劉建鋒同武穆王入潭州時舉為永州刺史已而據州不服王命李唐等攻永州殺其守將鄭封城陷世旻力戰死之民頗思世旻保障功捋象以祀

劉昌魯鄴人也唐僖宗時黃巢寇嶺南昌魯為高州刺

史師羣蠻據險拒之巢衆不敢入唐嘉其功擢本州防禦使及南平王劉隐奄有嶺南命弟陟攻高州且數台昌魯欲籍其家昌魯輙大破之然自度非隐敵乃刺血致書武穆王具述懸急請歸于王王大喜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湖湘故事作可球）部轄兵馬于界首應接三千餘人來歸時王命姚彦章迎麗巨昭于容州亦令彦章至高州趣可求早發昌魯至長沙王署為永順軍節度副使無何卒于官（廣東志云乾化三年劉龑擊取高州殺劉昌魯此志之誤也）

龐巨昭（湖湘故事作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一云容州刺史）畧遷寧遠節度使閑平末南平王劉隠遣弟陟攻容州巨昭刀拒之得解去因遣小吏間路納欵于武穆王王命澧州刺史姚彦章領馬步軍八千人迎之時容南指揮使莫彦昭説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罷之宜棄城潛山谷待之彼入城而我以全軍掩其不備楚將可擒也巨昭曰吾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五十餘年興霸湖外今雖勝後必成仇讎不若具牛酒逆之便彦昭不從是夜斬

彥昭于私第以降彥章至高州遣兵護巨昭之族及士
卒千人歸長沙巨昭善星緯之學或問湖南與淮南國
祚長短巨昭曰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蓋
得之童謡云後皆如其言

論曰彭玕舍吳奔楚爲國姻戚夫固有天意存焉世是
狗城不屈與玕較殊保障之功似亦足多者昌魯巨昭
去就斷然能擇其主倘所謂知廢知興者非歟

拓跋恒　徐仲雅　劉勍　張少敵

拓拔恒本姓元避景莊王偏諱改今姓少以才學見稱武穆王時以學士兼僕射衡陽王罷建國之制降稱節度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乃以廖匡圖李弘皐等十八人為天策府學士而恒首與其選匡圖輩多佻薄飲酒歡呼語涉狎昵獨恒沈默長者切直强諫天福八年文昭王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税外大縣共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宫之中藉已成之

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讐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末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入謁王呼閽者止恒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内也恒對客將殷弘練惆悵者久之王益怒遂謝絕恒及卧病始思恒言以為忠名之託

以廢王希廣希廣文昭王同毋弟也文昭王既薨衆莫知所立而是時恭孝王希萼為武平節度使于諸弟為最長恒語都指揮使劉彥瑫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卒立廢王恒又數勸廢王以位奉其兄王復不從恒于是與張少敵皆稱疾杜門不出居數年恭孝王果爭國湖南大亂及邊鎬入醴陵恭孝王毋弟希崇命恒奉牋詣軍門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後希

崇入南唐恒不知所終

徐仲雅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有雋才長于詩文起家昭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拔恒等十八人為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為榮時湖南豪靡侈汰上下成風仲雅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文昭王為首肯而卒不能用及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迹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為武安節度使非能眞知

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為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趙事我柰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囷迫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郤州既而名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隣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初王逵起兵能應募者置司空太保以誘自是武陵村落廛市豪横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于五月五日翦舌

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覩羣僧剥樓樹咏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剥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劉勍者史失其何郡人累官靜江指揮使當文昭王時溪州刺史彭仕然引蠻兵寇辰澧州勍同廖匡齊帥兵擣溪州仕然走保山砦危巖斗絕不可猝登勍造作梯棧圍之三亟匡齊力戰死而勍度無可如何因風投火

繼以火矢燔其營寨仕然窮廹竄入溪錦萬山中勍復爇火豬山仕然始遣子師暠送欵勍班師長沙王乃徙溪州于便地官仕然刺史而立銅柱以表後世攺勍錦州刺史是役也平蠻之功以勍為第一

張少敵永順節度使佶之子也文昭王時官都指揮使與表友恭同為王所親客安州李金全襄州安從進叛晉高祖詔王出兵王遣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居無何文昭王即世將吏

議所立時恭孝王知永州事於諸弟最爲差長少敵請迎之而劉彥瑫李弘皐等固欲立天策府都尉希廣且言都尉爲嫡嗣當襲位少敵曰國家大事非一途可拘也變而能通斯能持久何嫡庶足云乎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且與武陵九溪蠻往來相得甚懽必引蠻軍爲亂若奉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能從少敵退曰禍其始此乎稱疾不出

廖匡圖 歐陽史避宋諱作光圖

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為將延昌表于梁授爽韶州刺史武穆王時為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王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内或諫曰廖者犿也馬得犿必肥是家國强霸之兆何拒為王遂遇以恩禮表爽為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為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李弘臯等同在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于官有集一卷匡圖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

會溪州蠻作亂臣齊戰死文昭王聞而弔其母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文昭王以母為賢厚恤其家

論曰拓拔恒扺觿切諫不愧古之遺直仲雅秉志靡屈卒全始終勍溪州之役無讓伏波而勒銘銅柱侈矣少敵嗣位之議利害瞭然綽有厥父風若廖氏一家彬彬文武或殉其軀于文昭殆有榮施焉

丁思覲　戴偃

丁思覲者通鑑作思瑾五代史補作思僅今從歐陽史失其世系文昭王牙將也累官天策副都軍使是時中原大亂文昭王奢欲無厭摩費工作思覲上書切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趣京師倡義于天下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樂乎王怒削其官爵

思覲瞋目直視王曰孺子終不可教乃扼喉而死五代史補云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氏驍將以希範受契丹命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思棄去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自是思僅常怏怏今從楚世家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玄黄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揔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

人時賓佐未測王指遽曰偃故詩人深為流輩推許今方貧悴大王置之叅軍主簿閒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大類魚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戒公私不得與通偃用是窮餓益甚謂妻曰予與若結髮舉一兒一女今勢不能兩全宜分兒遁去遂舉骰子與妻約曰采多得兒采少得女既而偃采少乃携女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聞文昭王已薨乃止一云偃坐譏刺繫獄竟餓死楚人與愚覬並稱

論曰思覲絶喉偃亦窮餒言之其藏則具是違豈文昭王謂邪其不及身亾也幸矣

何仲舉　劉昭禹　石文德　林崇禧

路洵美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絶倫少時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弘臯為營道令怒之命荷校頌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敏弘臯遽名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抛家去就

枷之句

弘皐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銳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為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踰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為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弘皐方柄用仲舉感私恩雖策名中朝事弘皐益恭弘皐遂加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為全州刺史已又改衡

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顔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弘皋推轂仲舉為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頻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一云婺州人起家湖南縣令事武穆王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為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寛為詩刻苦

不憚風雨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
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甞有詩
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
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于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
一日見石文德詩于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
于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虚懷多類此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
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舋數百條辨駁之識者

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隷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儔輩遂工于詩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僦屋長沙累獻詩丐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顚窮悴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力言于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覽天策學士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沉湘浦

泠花謝漢宫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兒却能知人邪遂品為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它日會讌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弘臯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其能尋中讒出為融州刺史一作副史時文昭王營建征討無虚日徵諸州楩枏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殘觸王怒賴劉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

荀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頗可采世以多聞許之

林崇禧博雅善文章流輩推服官至武安節度掌書記所譔武威王廟碑楚人多相傳誦碑有曰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欵云云見通鑑註

路洵美祁陽人唐相巖三世孫也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家焉洵美雅善文章王子希杲鎮靜江時薦授連州從事居久之謝病終于家子振性穎異十

歲聽講陰符經裁百言而止洵美俾卒其業振曰百言

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後入宋舉進士第

十國春秋卷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十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七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楚八

列傳

李弘皐　李弘節　鄧懿文

李弘皐闕人武穆王時由營道令累遷都統掌書記文昭王開天策府弘皐遂與十八學士之列王既威服諸蠻于溪州界立銅柱為表高丈二尺命弘皐銘之弘

皐為文曰粤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名天
策府學士弘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
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
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
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輯寧羣帥内附古者
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刋勒垂諸簡編將
立標題或昭恩德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弘皐承教濡毫
敬載厥事蓋聞牂牁接境五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

世漸爾羈縻師號滑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甫肇靖溪
山唐則楊輿師遂開展境通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
心否臧由巳溪州彭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
威識恩知勸故能亡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所加
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必不虐於小民多自生
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閭儌俄至動揺王每示含弘常
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擾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
告逼都人失寧非萌作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

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
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册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
止備物在庭方振聲名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
而邊鄙上言各効命土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
部將士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
阻馮高惟有烏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處遵廟筭密運神
機跨巠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
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闕　因甘矜恤彭師暠

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懸其通變爰降招携崇虎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仕愁溪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于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居平疆

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流湍勿恃懸崖絶壁荷君親之厚德我不徼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茍違誠誓是昧神祇垂子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可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辭曰昭璽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争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氷溪人畏威思納質棄

汗歸闕求立誓名山記作漢人長蔵乃蔵惠潮貲闕朝永立誓今從廖道南楚紀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及文昭王薨張少敵議立恭孝三弘皐固爭之且怒曰吾聞立嗣以嫡先大王與都尉希廣同為嫡嗣舍此不立而欲立老婢兒可乎蓋恭孝王故庶妾子也少敵退而嘆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矣未幾朗兵破長沙弘皐為所執恭孝王詰責之曰吾雖生于庶孽然託體先君皆馬氏子也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弘皐無以對命壯士臠殺之弘皐有表狀

一卷傳于後

弘節弘臯弟也少有文學與弘臯同居莫府同光初武穆王拜江南諸道都統唐莊宗詔賜戰馬數百匹王屬弘臯草謝表會弘臯丈思艱澁顧謂弘節曰馬有旋風之隊那得一事作對弘節曰獨不聞軍有偃月營邪弘臯欣然援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成王大稱賞其警敏如此文昭王置天策府學士弘節亦與其數或以為武平節度書記李松年非弘節也弘節後

與弘臯同死于朗矣

鄧懿文闕　人以文學雄楚中仕文昭王爲靜江府掌書記俄擢天策學士已又兼領營田使籍逃田募民耕藝文昭王薨懿文與劉彥瑫輩力主立廢王希廣朗兵入爲恭孝王所殺

王贇　孟駢　歐弘練

王贇都指揮環之子也累官岳州刺史恭孝王引兵攻廢王希廣廢王命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大破朗兵

于僕射洲明年朗兵至岳州贇堅城不戰恭孝王呼贇曰公非馬氏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邪為人臣而懷二心寧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為先王六破淮南兵令大王兄弟不相容竊恐淮南坐收其敝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顧大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而有仁心恭孝王有慙色亟引兵去未幾改永州刺史國亡歸唐湖南諸將佐皆次第入朝而贇獨遷延後至唐中主心不善也毒殺之

孟駢居廢王莫府頗時時以謀畧進恭孝王稱藩于唐駢受廢王指往說恭孝王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衣譚求救於曹公邪恭孝王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于譚人實為公謀也乃釋歸

歐弘練仕文昭王為客將稍遷天策府內都押牙弘練多幹才頗忠于國家一日拓拔恒與語曰王逞欲而愎諫行見千口飄零矣蓋以弘練有同心也及恭孝王之

難作弘練事廢王無它志會恭孝王請封于漢弘練與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拒其所請漢遂降詔諭恭孝王兄弟輯睦凡武平所貢必附武安以聞馬氏得以少延歲月者弘練與有力云

吳宏楊滌

吳宏楊滌皆廢王希廣將也宏為步軍指揮使滌為小門使于軍中素無顯名朗兵攻長沙急二人相謂曰以死報國正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掠陣不利

滁乃執大斧出長樂大呼索戰曰殺來此爾我畢命日也自辰至午凡往復數十圍朗兵小却滁方鼓勇進兵而許可瓊輩有異心按軍不救頃之滁士卒飢罷退就蓐食可瓊舉軍投欵未幾而長沙陷矣將吏共詣恭孝王謁賀宏戰血濺染盈裹直入見恭孝王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會彭師暠亦請死王前恭孝王嘆曰皆鐵石人也貸不死滁竟以抗師為朗人
所食左右莫不痛之

彭師暠　　廖偃

彭師暠者黔南溪州刺史仕然之子也文昭王時仕然命師暠率諸蠻來降王徙溪州於便地仍表仕然刺史如故而師暠事廢王希廣官强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是時國人多惡師暠獷直廢王心獨憐之待遇有加故師暠常欲為廢王死及恭孝王引兵攻長沙師暠時登城望入白廢王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許可瓊陝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

夜擊之希萼坐成禽也廢王以為然而可瓊有二心謂
師鼻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竟沮其議未幾長沙
陷師暠投㮚請就死恭孝王嘉其忠僅笞背罷為民師
暠遂藁葬廢王劉陽門外以歸而心實常懷恭孝王不
殺恩也居無何恭孝王與弟希崇復爭國恭孝王敗見
執希崇意師暠與王有舊怨且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
幽恭孝王衡山使甘心焉師暠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
邪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廖偃在焉相與護視恭孝王甚

謹未常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名恭孝王歸長沙師暠
乃與偓奉王為衡山王後歸唐授殿直都虞候卒
廖偃一名仁勇天策學士匡圖之子少倜儻喜奇節通
左氏春秋班固漢書事武穆王父子自秘書郎為裨將
戍衡山縣會恭孝王為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暠囚
王衡山偃與其叔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王希萼
長而被黜盍相與輔之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王晝夜
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王為衡山王斷江

為界編竹為戰艦王署師高武清節度使名募徒衆數至萬餘人州縣稍稍應之隨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唐將邊鎬師水兵趣長沙恭孝王遂入朝于金陵偓師蒿俱從行而偓為部署輜重指揮使充勤率恭孝王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偓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唐中主名見嘆奬之授偓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使守道州以備南漢俄而朗州叛潭州亦潰偓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偓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唐中主下詔哀悼

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

論曰彭師暠廖偃之事言人人殊江表志則云師暠且從王弟希崇指害恭孝王賴偃衛之而寢其謀五代史則謂希崇遣師暠與偃因恭孝王而師暠奉之衡山竟不言偃功惟十國紀年及陸氏南唐書稱容斋倦同心推戴而唐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己亦常移書史舘明偃大節要之兩人皆忠于故君而偃功為多固不可沒也嗚呼史之傳謫失實者獨兩人事已哉

劉彥瑫　許可瓊

劉彥瑫者事文昭王為長直都指揮使王薨彥瑫與學士李弘臯等共立都尉希廣無何王弟希崇貽書恭孝王畧言彥瑫違先王命廢長立少義所不容恭孝王内含怨望而未有以發也會自永州來奔喪彥瑫復遣周廷誨將水軍往逆令永州將士皆釋甲入館不聽恭孝王與廢王相見恭孝王歸居二年悉調朗兵入犯廢王希廣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彥瑫固以

為不可王乃命王贇為帥而以彥瑫監其軍明年潭兵屢不勝嗣王憂形於色彥瑫白王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憂廢王悅獨彥瑫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境父老爭以牛酒犒師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乃與逆戰朗兵于湄州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火熾潭兵皆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死者無筭已而

恭孝王引兵掠湘陰隨攻長沙及城陷彥瑫趣袁州奔于南唐終焉

許可瓊侍中德勳子也積功至水軍指揮使朗兵內侵廢王希廣命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戰有日矣而恭孝王陰遣使啖以厚利約分湖南地可瓊心動遂刀沮彭師暠夾擊之謀事見師暠傳且謂廢王臣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廢王頗倚可瓊為腹心日賜可瓊金屢過其營容議可瓊常閉壘

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廢王故椎愚嘆曰可瓊真將軍也吾復何憂可瓊因得為姦常夜乘單舸稱巡江潜與恭孝王會水西約内應一日師曷見可瓊瞋目叱之入見廢王曰可瓊將叛國人盡知之請速誅無遺後患廢王曰可瓊故許侍中子寧有是邪未幾朗軍攻長沙益急可瓊不復為拒敵計俄蠻兵自城東縱火可瓊遂舉全軍降恭孝王既入長沙賞不及于可瓊頗疑其觖望出為蒙州刺史會王弟希隱為静江節度副使與指揮

彭彥暉不相容密遣人告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趣桂州與彥暉搏戰彥暉奔衡山而南漢吳懷恩復據蒙州掠桂管可瓊遂帥衆走全州卒

論曰彥瑫措置乖方禍遺君父寘身隣國百死莫贖矣可瓊受閫外之寄以國予敵隕厥家聲視宏濟諸臣有愧馬要皆所謂馬氏之罪人與

十國春秋卷七十四

十國春秋卷七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楚九

列傳

李令　　侯元亮　　王仝　　郘岳

李令江南人也故唐時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西為終焉之計常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

之未幾孫儒陷廣陵儒將李瓊屯兵法雲寺恒止令家父事令情好甚篤武穆王入湖南瓊從之挾令與俱行瓊後累官桂管觀察使薦令為荔浦令與前夢遂合云

侯元亮仕武穆王為湘闕縣令退居長沙雅好賓客宴會無虛日人目之曰鬧侯

王全湘鄉人武穆王時為江華指揮使與蠻將戰死里人立廟于安化東號王司徒至今有司徒嶺

鄧岳京兆人唐末大亂挈家來湖南彭玕刺史全州時

辟岳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遷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于桂陽子崇德官道州錄事參軍

朱葆光　　陶英　　黄匪躬

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朱氏墓唐葆光與顔蕘李濤輩復携家來湖南僑居潭州每遇元會長至節必整衣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歸中原葆光遂卜築衡山家焉長沙既陷子昂入宋官工部侍郎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朱遵度闕號為

朱萬卷因目昂為小萬卷莞亦没于湖南常自草墓誌以序交遊之得失

陶英字世民世為青州人唐末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梁王朱全忠因授征南將軍領兵八萬出鎮昭州以疎之明年唐亡英懼禍隱于昭州之誕山挈家以居武穆王開國英絶迹不與通同時有李太尉者後與英累代締姻人名其山下峒曰陶李峒

黄匪躬連州人幼負詩名與同郡張鴻邵安石吴靄並

有才華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後仕梁掌江西鍾傳幕奏記武穆王雅傾慕之會匪躬以使事來湖南王大喜盡蠲其門戶租役匪躬固辭王曰老夫常恨不一挹清風今幸得見惟恐不足以奉湯沐其見重有如此（北夢瑣言云匪躬妻母俱在三十年不返鄉里）

孟賓于　翁宏　廖融　王元

伍彬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孫力學事母以孝聞（郡國雅談云賓

于卜玟華山神有如一年乞一玟凡六擲得大吉後六舉及第會中朝工部侍郎李若虛來湖南賓于以詩數百章命為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譽諸朝由是聲名益振晉天福中登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文昭王開府辟為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恭孝王入金陵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坐贓貸論死時宋翰林學士李昉賓于同年進士也遺之以詩會後主見詩貸死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以水部員外郎起官金陵平復歸老

于連州年八十七卒有集一卷賓于負詩才喜奬拔後進士林多之然操行頗不潔爲世所譏初歸江南舉一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與隣房生同得佳句遂交訟于江州宋開寶時累官大理丞時人猶指之曰此乃訟詩生也

翁宏字大舉桂州人寓居昭賀間以能詩名咏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爲當時所稱

同邑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于桂嶺亦工于歌咏湘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氷高亦佳句也

廖融字元素隱居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已凌蟾王元游所著夢仙題檜退宫妓諸詩嘖嘖一時當武穆文昭二王時避亂不仕竟終于南嶽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隱居不出工于詩登祝融峯云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

深雲俱為文人所折服後終于長沙

伍彬郢陽人素能詩初仕闕　王國亡後入宋有解官

詩曰蹤迹未辭鴛鷺侶夢魂先到鷓鴣村又有劉章者

亦仕于闕　王世傳蒲𧮾詩辭林多稱賞焉

朱遵度　劉昌嗣　何景山　鄧洵美

江禮　李觀象　曹衍

朱遵度青州人也家多藏書周覽略遍當時推為博學

稱曰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亂挈妻孥携書雜商賈來

奔文昭王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國人號為幕府書廚後徙居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時有蕭處鈞者長沙人官衡州司馬心知馬氏將亂弃其官奔江南不願仕賜田百頃于袁州新喻縣家焉

劉昌嗣湘鄉人初仕漢隱帝為磁相二州刺史隱帝遇害昌嗣避地衡山恭孝王在衡山數以賓禮相招不至周行逢據潭州逼為幕僚昌嗣曰吾常致身漢朝縱不

能爲夷齊獨不可效梅福乎乃易姓范號愚叟躬耕以終其身

何景山故唐進士少有文名入湖南爲王逵掌書記居恒輕周行逢爲人行逢恨之未有以發及據有潭州署景山益陽縣令俄因事縳而投之江曰汝常佐王逵令逵死且爲我告龍君勿復還也

鄧洵美廣東志作恂美 江南野史又今從三楚新錄連州人云郴郡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宋昂號博學一時士無當意者獨遜洵美

以為不如天福中與孟賓于並為李若虛所薦入洛陽登晉進士第後還鄉上饒周行逢署館驛廵官洵美貌寢而背傴時謂之鄧駞又性迂僻不為同事者所喜于是行逢禮遇漸薄雖處府僚而時憂空乏同年生王溥李昉為中朝顯官溥聞洵美不得志貽以書函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行逢稍稍優給之未幾昉為給事中來楚相見話舊不覺悲泣因與唱和歘論竟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貶為易俗場闕而使人詐為

山賊突入官舍殺之一云昉請貢致洵美京師周氏餞之過鵝而卒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徒步百里訪洵美墳弔之曰今日向君墳下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頗貧瘁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迎之歸妻于儒家先是江南太常丞陳度有薛孤延閒雷賦雅為時彦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語句皆同首末小異竟未定誰氏之筆

江禮清流人也周氏時任潭州判官乾德元年宋師入湖南將吏多勸保權迎降禮獨率鄉兵二千人拒慕容

延釗于湘陰力戰而死清流人義之立祠以祀
李觀象桂林人初事劉言掌書記時恭孝王弟希崇幽
王于衡山言遣兵趣潭州討其簒奪之罪觀象說言曰
希蕚舊將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隣不若先檄希
崇取其首然後圖潭州可坐而有也言從其計于是希
崇送楊仲敏等首于軍前而言已駸駸有得湖南之勢
矣言既死復事周行逢為節度副使行逢性嚴酷懼及
禍乃陽寢楮幕臥楮被以結行逢心行逢果信用之凡

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疾革時命子保權事以師禮無何張文表之亂作文表滅而宋師繼至不止保權名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土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鬻而更鼓鬣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宋太祖嘉觀象勸降功大加超擢觀象饒才略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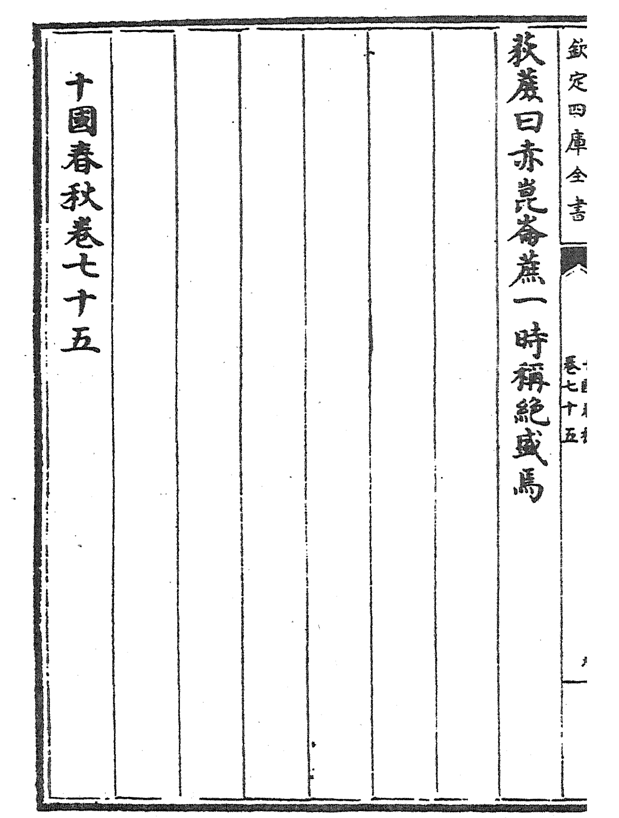
儒士蔣密善吟咏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謬驚曰此僕詩也何密之能為士林以此薄之

曹衍閩人少以文辭知名偃蹇不遇周行逢據湖南日仕進專尚門廕衍以布衣子屢獻文章不見用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之叛辟衍為幕職事敗逃去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采摭舊聞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詣宋上之宋太宗閔其貧老授將作監丞

蕭某　卒長

蕭某臨江人仕闕王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亾命出境王捕之急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旅舍霤槽中湖湘間謂霤為覓天將旦有叩覓語之曰君夫婦速走捕者且至矣因疾行得脫蕭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覓頭神嗣後楚人呼為覓頭神蕭家

雞狗坊卒長未詳其姓氏當馬氏時善種子母蕉灌蒔有法繁殖蔓行遂為湖南園人冠蕉凡三種曰糯蕉曰



荻蔗曰赤崑崙蔗一時稱絕盛焉

十國春秋卷七十五